

Alexandre Kojève

La philosophie, l'État, la fin de l'Histoire

[法] 多米尼克·奥弗莱 著

张尧均 译

亚历山大·科耶夫

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

Dominique Auffret

✎ 为止

✎ 全面细致地阐释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谜样性格的传记

✎ 影响 20 世纪整整一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师的现象学人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lexandre Kojève

La philosophie, l'État, la fin de l'Histoire

亚历山大·科耶夫
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

[法] 多米尼克·奥弗莱 著

张尧均 译

D
o
m
i
n
i
q
u
e

A
u
f
f
r
e
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 /
(法) 奥弗莱著；张尧均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825-0

I. ①亚…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科耶夫, A
(1902 ~ 1968) — 传记 IV. ① K835.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8863 号



亚历山大·科耶夫

——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

〔法〕多米尼克·奥弗莱 著

张尧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825-0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 1400×1000 1/32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5½

定价：75.00 元

ALEXANDRE KOJÈVE

by Dominique Auffret

Copyright © Grasset & Fasquelle, 199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前言：名士无名 001

告读者 030

I

1. 从童年到革命：1902—1920

036 · 古城

037 · “尽可能地遥远”

039 · “阿吉奴斯岛之战”

049 · 自我的偶然性

054 · 革命风暴：零下 40 度

066 · 对恐怖的体验

075 · “自由地”放逐

2. 放逐

078 · 哀悼效应

084 · “这些原则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我的全部思想”

086 · 一个幻觉：笛卡尔与佛陀之间的对话

091 · 非实存

101 · 非实存的美学

- 110 · 综合艺术抑或建构主义艺术？从人民教育委员会到包豪斯
- 117 · 老海德堡
- 135 · 柏林－巴尔－巴比伦，“最受纳粹憎恨的城市”
- 143 · 反讽式的生存：浮士德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155 · 知识的生存成本
- 159 · “选择的亲和性”

3. 巴黎：追寻绝对知识

- 163 · 奢华和安逸
- 168 · “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中的矛盾
- 185 · 科耶夫的问题
- 188 · “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历史终结之迹象
- 208 · 物理学的非决定论与无对象的艺术：非实存原则的变化之源
- 225 · 毁灭与挑战。全球性的矛盾

II

4. 1933—1939 年的研讨班

- 238 · 新“果戈理”
- 245 · 对科瓦雷的恩情债
- 253 · “言语”
- 256 · 承认之关乎人类起源的欲望满足：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
- 268 · 研讨班人物群像

5. 战争

281 · 智慧者的奥德赛之旅

283 · 必然性:出于冒死战斗的新博弈,1939—1945 年

289 · 《法权现象学》,1943 年

299 · 拉丁帝国的理想理念。面临德国新威胁而构想的一种特定欧洲理念

307 · 哲人与君主

6. 隐秘的科耶夫:历史的终结与政治,1945—1968

310 · 对安妮·穆沙的访谈

317 · 隐秘的科耶夫之一:历史的终结与回归动物性

317 · “右翼的马克思主义者”

325 · 战后“落后国家”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

330 · 关于国际投资银行的理念

333 · 50 年代初对贸易自由化与单一市场的贡献

335 · 对原材料价格理论的贡献

336 · 关于舒曼计划的策略 1950 年 5 月 16 日

340 · 1953 年欧洲经合组织的欧洲试验。谋略家科耶夫

345 · 隐秘的科耶夫之二:对历史终结的反思:回归动物性抑或重获否定性?

345 · 概念与时间,或从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争论看智慧者与君主的关系

351 · 1946—1958 年的第四共和国:

否定性的丧失或大众消费。智慧者的实用主义

354 · 在 1958—1968 年之间的第五共和国:

重获否定性或对日本式优雅的发现及其行动理论的结果

358 · 1958—1968 年:

科耶夫的“戴高乐主义”与科耶夫在肯尼迪回合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中的行动
369 · 我的朋友奥里维耶·沃姆塞

III

7. 历史的终结与文化

374 · 生命

374 · 巴塔耶－科耶夫－格诺。“智慧或至尊性”，或两种笑声。科耶夫－拉康：被分析的分析师

398 · 智慧全书

398 · 科耶夫的知识体系纲要

427 · 游戏学校与革命游戏。1968 年 5 月

440 · 智慧者之死

441 · 对雷蒙·巴尔的访谈，1989 年 3 月

附录：年谱 450

参考文献 473

致谢 484

译名对照表 485

译后记 496

名士无名

科耶夫去世前的几周,在他的第二部著作¹ 出版之前(在《黑格尔导读》² 出版二十年后),让·拉克洛瓦(Jean Lacroix)就已经为它准备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二十多年前,同样是在这里,我为科耶夫的第一本书写了篇书评;毫无疑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篇文章在哲人去世之后发表(1968年10月10日《世界报》),让·拉克洛瓦为之加了一个注释,告诉它的读者“科耶夫已于1968年6月4日在布鲁塞尔猝然去世”。对让·拉克洛瓦的这条注释,还应该进一步确定一下:这位哲人是在布鲁塞尔出席一个关于共同市场的会议时去世的……

这就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奇异命运:他久享哲学盛誉,却从没有追求过学术职业;在传授了六年的“历史终结”之后,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完成了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解释;在人生的下半页,他成了一名高级官员,先后致力于维护法国、欧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他并没有放弃哲学思考,如他在去世前不久所表明的那样。

科耶夫拥有双重性的存在,他出席在哈瓦那、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罗马、东京、日内瓦或新德里等地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就法国与欧洲经济合

1 科耶夫,1968,《异教哲学推理史稿》(*Essai d'une histoire raisonnée de la philosophie païenne*)第1卷,巴黎, Gallimard。

2 科耶夫,1947,《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巴黎, Gallimard。

作组织、与共同市场、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及最后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谈判。他边谈判边写作，却又不操心完成他的作品。同样，他拥有双重的归属：一方面，他出入于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丁、普罗克洛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属于“这样一个真正有实权制定政策，而非徒具虚表的精英小组”³。他的威望神秘莫测，不合常理。他是一位寻求特殊性之普遍承认的思想家，这种普遍承认被认为是在令人恼火的后革命的理性国家中得到实现的。他既声望卓著，又备受争议，尤其是在法国，因为他享有“人所罕及的世界声誉，卓尔不群，令人敬畏，无可动摇”；而在法国政府高层和众多的国际场合，他也广受赞誉：总之，他名声赫赫；然而，只限于少数的知情者。

确实，科耶夫是一个极其审慎隐秘的人，这种审慎隐秘有时也是各种传闻得以产生的根源，这些传闻或是不怀好意，或是道听途说（虽常被盗用却很少说明出处），再或是荒诞不经。关于科耶夫的传说林林总总：俄国贵族或混入国家高层的共党间谍。与此相反的说法则是：简单的小职员，极富热情的官僚，智识事业的变节者，把理性与国家混为一谈，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基督徒敌视基督者，僭取黑格尔名号的人，被独裁者（如佛朗哥之流）的颠覆活动诱惑的孤家寡人或风流浪子。⁴

在这一切传闻中有切实之处吗？是真实的烟火还是空穴来风？他为别人点燃过或点燃了怎样的火（是否赫拉克利特之火）？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动因，促使我们去弄清这个人的神秘之处——这种神秘比我们在一开始所猜想的更为复杂。因为在我们看来，科耶夫就如同艾柯（Umberto Eco）笔下的图书馆，藏匿在那里的某部圣典（Livre）隐含着整个建筑及其中的图书的秘密⁵。如果说科耶夫的审慎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它

3 Gilles Lapouge, 1968, “科耶夫专访”（Entretien avec Alexandre Kojève），载《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第53期，7月1日。重刊于《文学半月刊》，1988年1月1日，第500期，第2—3页。

4 同上。

5 此处指艾柯的著名小说《玫瑰之名》中的情节。——译注

会带来某种不透明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有利于制造神话，也易于受人忽视）——那么，他之自由地选择这种审慎应该是他对于世界与自身之理解的一种必然结果。

科耶夫既不谋求创立学派，也不想招收门徒，他也不关心他写的东西的出版。《黑格尔导读》与《异教哲学推理史稿》，还有他的《康德》（最初夹杂在他去世后留下的一大堆文稿中）都是多亏了雷蒙·格诺和加斯东·伽利玛的坚持和关照才得以出版。在未出版的底稿中，1981年《法权现象学纲要》（*Esquisse d'une phenomenology du droit*）的出版应该感谢阿隆与伊万诺夫，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写于1943年的格拉马！此外，科耶夫还为他想要阐明的绝对知识体系写了数千页的宣教性导论。他在研讨班之前写成的一大堆作品还没有被发掘。除了他乐意现身于其中的朋友和熟人小圈子外，科耶夫没有直接的传人，在这种难以企及的传授之道中，不是有着某种类似于禅师的态度吗？

科耶夫这种明显的双重性体现为一种基本的两面性，类似于（自叔本华以来）被解释为普鲁士国家哲学家的黑格尔的那种两面性。这种表面的双重性难道不是由同一根主线所贯穿的一系列侧面的显现？柏拉图向君主建言的失败曾被用来作为反对科耶夫的理由。如果科耶夫成功了，这种成功不就证明他只是个已经丧失了批判感的冒牌哲学家吗（一个哲学家是不应该放弃这种批判感的）？事实上，人们如何能够一手提着哲学家的文件包，另一手却拿着政府高官的公文包呢？或者说，在一个对理性的批判已经加剧了理性与国家分裂的时代（正如不久以前对信仰的批判导致了教会与国家的分裂一样），人们如何还能使理性服务于普遍同质的国家从而在这一点上又使理性受到牵连呢？

当然，对科耶夫的批判远不是同质的；可以惊奇地看到，批判已经分化为两种互为对称而又方向相反的批判。不接受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释的人通常指责他在行政部门的活动（如我们刚刚所强调的那样）和他的“过于自信的”历史终结的观念。而那些受到科耶夫刺激的官员则觉得，如科耶夫的最后——一个上司布鲁内（Jean-Pierre Brunet）所说的，把“这样一个天生既非经济学家亦

非政治家，而人人皆知其为哲学家的人作为思想顾问”是不合适的。⁶ 因此，在战后，“左派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对他们来说，科耶夫的选择不可能符合实践批判话语的任何范畴，尤其不符合当时还很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范畴）与以行政部门作为大本营的“右派”官僚殊途同归了。

然而，与此同时，对科耶夫的赞誉也一直不断，并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最大程度地承认他并接受了他的教诲的人，那些仰慕他的超常智慧的人，既有建议对黑格尔进行基督教化解读的哲学家（这种解读如今似乎已转向了对黑格尔的科学评注，但与此同时却放弃了科耶夫的遗产），也有法国或国际上的某些高层官员。前者，尤其是像费萨尔神父（le père Fessard）这样的耶稣会士，后者则有法国对外经济局的一些负责人（科耶夫曾慷慨地向他们建言献策），只需提一下罗贝尔·马若兰、奥里维耶·沃姆塞和伯纳尔·克拉皮耶等人的名字就够了，而且，他们深知科耶夫仍然是一位哲学家，以至于克拉皮耶尊敬地称他为“教授先生”。至于那些承认科耶夫的思想对当代哲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科耶夫派的”哲学家则为数不多，但他们似乎继承了由科耶夫在高等实践学校的著名研讨班上的听众所构成的第一批精神后裔的衣钵。

如果像罗杰·卡耶瓦斯所说，科耶夫对“整整一代人”产生了“非比寻常的智识上的影响”⁷，那么，在我们看来有点惊奇的是，科耶夫的原创性居然不过是对黑格尔进行解读的原创性。如果说科耶夫以黑格尔的专门评论家（le commentateur）自居，那么，这是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被看作是黑格尔的一个独特阐释者，从而为黑格尔主义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指向和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科耶夫的任何一个听众都没有弄错。至于他的历史贡献

6 Jean Daive, “科耶夫其人其作, 历史的终结”(Une vie, une oeuvre, Alexandre Kojève, la fin de l'Histoire), 法国文化磁带, 巴黎, 1986年11月11日, 参与者有 Denyse Harari, Nina Kousnetzoff, Monette Martinet 和 Edgar Faure, Bernard Clappier, Jean-Michel Rey, François Valéry, Jean-Pierre Brunet。

7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致卡耶瓦斯的信, 1953—1959》(Lettres à Roger Caillois 1953—1959), 由 Jean-Pierre Le Boulter 介绍并注释, Francis Marmande 作序, Folle Avoine 编辑, 国家信件中心协助, Romillé, 1987年11月30日, 第8—9页和第13页。

则在于，他在那个有着“辩证法的恐惧”、以至于连黑格尔本人都不为人知的时代（据萨特的回忆）⁸，把辩证法引进了法国，于是科耶夫立刻就出了名，并被看作是第一流的哲学人物。

只要听听这“一代人”对于科耶夫的基本主题的评价就足以相信所言不虚了。对巴塔耶来说，来自研讨班的体验是：“十次地被折断、揉碎、杀死：全身窒息和动弹不得”⁹，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发现是一次“震撼性的发现”，如同对尼采的发现一样。¹⁰考夫曼更多地对科耶夫感到恼火，但他没有怨言。雷蒙·阿隆“无数次”指出科耶夫的“斯大林主义”使他不快。“无数次”，也就是说，他对科耶夫到了极感兴趣的程度。雷蒙·阿隆把科耶夫定位在“仅次于康德或黑格尔之类的伟大哲学家之列”¹¹。在《回忆录》中，他补充说：“有一个问题我不能回避。当他在1938或1939年说自己是‘斯大林主义’的严格信奉者时，他是真诚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何种意义上他是真诚的？”¹²科耶夫的斯大林主义问题，我们也不会回避，因为有大量的证据和科耶夫本人的一些新发现的笔记可以作证。至于他的反美主义，则应该仔细加以分析。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是无可置疑的，世界的美国化在那个时代（1948—1959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宿命论式的历史终结的第一个版本（历史的终结被看作是从人向动物的回归）的来源。另一方面，尽管在国际谈判中，科耶夫是美国人的“眼中钉”（依据费萨尔神父的话和布鲁内的证词）¹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他的朋友、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的门徒

8 萨特，1960，《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第1卷，巴黎，Gallimard，参“方法问题”，第22页。

9 Michel Surya，1987，《乔治·巴塔耶：死于作品》（*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oeuvre*），巴黎，Librairie Séguier，第487页，参第196—199页，“历史及历史的诸目的，历史的终结”（*L'Histoire et ses fins, la fin de l'Histoire*）。

10 同上书，第196—199页。

11 由Jean-Jacques Brochier收集整理的谈话，1983，“分析家的冷澈目光”（*Le regard froid de l'analyste*），载《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雷蒙·阿隆”专刊，9月，第198期，第26页。

12 雷蒙·阿隆，1983，《回忆录》（*Mémoires*），巴黎，Julliard，第94—101页及731—732页。

13 基于磁带录音的未出版文件，这是科耶夫应费萨尔神父之邀所做的报告；亦参J. Daive，1986，《法兰西文化》（*France culture*）。

有着持久的联系。这些联系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美国成为令人惊奇的关注对象,尽管他在今天的法国还遭人忽视。

在格诺的小说与科耶夫之间的联系同样证明了他那人性化的智性人格对战后法国文学的影响。格诺写于1944年的小说《远离吕埃尔》(*Loin de Rueil*)暗示着“远离科耶夫”¹⁴,后者于1939年被征召入伍,刚好在他结束他的研讨班之际。在投给《批评》的一篇文章中,科耶夫解释说,格诺的小说《我的朋友皮埃洛》(*Pierrot mon ami*)、《远离吕埃尔》、《生命的安息日》(*le Dimanche de la vie*)应该作为关于智慧自身的文学来阅读。¹⁵

雅克·拉康没有忘掉主奴辩证法,他如此强调了他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对决(*dit-manche*)”¹⁶——如格诺所说,生命的安息日(*dimanche*),与此同时却显示其为愚昧昏钝的存在(*l'être d'abrutissement*)。乍看起来这不明显。但我想指出的是,这部《安息日》,已经被一个对思想史了如指掌的人所解读和证实。我说的自然是科耶夫,他在这本书中读出的完全就是黑格尔所遗留给我们的绝对知识。¹⁷科耶夫去世后几天,拉康突然造访科耶夫的家,极其迫切地要求查看这位哲学家留下的手稿;不管怎么说,拉康都表明他受惠于科耶夫。¹⁸当我们看到,在科耶夫留下的一大堆未出版的底稿中,有一篇关于“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一种解释性的比较”(Hegel et Freud, *essai d'une confrontation interprétative*)的文章只剩下了纲领性的第一页时,我们不禁要询问,拉康途经旺伏(*Vanves*)的唯一目的,是否就是要“占有一本带有科耶夫批注的《精神现象学》”(如伊莉莎白·鲁狄涅斯科所暗示的那样)?

14 Olivier Wormser, 1980, “我的朋友, 亚历山大·科耶夫”, 载《评论》(*Commentaire*)第9期, “亚历山大·科耶夫 1902—1968”, 巴黎, Julliard, 第120—121页。

15 科耶夫, 1952, “关于智慧的小说”(Les romans de la Sagesse), 载《批评》(*Critique*)第60期, 巴黎, 第387—397页。

16 “dit-manche”由“dit”(“所谓的”、“被说出的”)和“manche”(有“赛局”、“袖子”、“柄, 把”等多种含义)两个单词合成, 读音与“dimanche”(星期天, 安息日)完全相同。这里的“dit-manche”既指格诺的小说 *le Dimanche de la vie*, 又暗指科耶夫“主奴辩证法”中的“主奴冲突”或“主奴对决”。——译注

17 拉康, 1975, 《研讨班讲稿》(*le Séminaire*)第20卷《再一次》(*Encore*) (1972—1973), 巴黎, Seuil。

18 关于在拉康那里的“科耶夫/拉康”纽带(*le lien Kojève/Lacan*), 参 Elisabeth Roudinesco 在其《法国精神分析史》(*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第二卷中的分析, 巴黎, Seuil, 1986, 第149—161页。

如果科耶夫只是黑格尔的一个历史性的（而且已经历史地被超越的）评论家，那么，即使他在智识层面具有最高的修养，他又如何能成功地迷惑整整一代人中那么多的思想家，甚至影响法国文化的进程，使之沿着他的某些最新的指南前进？

也许应该记住，科耶夫是启发法国存在主义的源头之一。克劳德·西蒙内强调了萨特和波伏娃如何关注科耶夫 1939 年 1 月 14 日发表在《测量》（*Mesures*）上的文章，尽管他们都没有参加研讨班的课程。正如让·华尔在其《法国哲学的图景》中观察到的：“科耶夫完全否定了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可能性，而这正是法国存在主义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科耶夫与萨特之间有一种共同的特征，认为科耶夫影响了萨特并不是不可能的。”¹⁹正是通过偏离黑格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辩证的，不管合理还是不合理），科耶夫才奠定了其哲学的本体二元论（*le dualisme ontologique*）的基础，他排除了自然的辩证法维度，自然对立于人，后者从本质上说是作为对给定物的否定而存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彻底推进整全之人（*l'homme total*）与绝对精神间的同一，“科耶夫主义”加深了对黑格尔的神学解释与观念论和无神论（或批判）的解释之间的对抗：前者拒绝这种同一，后者则通过放弃科耶夫的这种“二元论”观念，即自然本身不是辩证的，而完全承认了这种同一。此外，仿佛是为了预告这两种解释的冲突所具有的意义及他的教育使命，科耶夫于 1946 年写道：“我们因而可以说，在目前，对黑格尔的一切解释，要不是——一种饶舌空谈，就只能是一种战斗和劳动的纲领（这两种纲领的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对黑格尔进行解释的工作具有一种政治宣传的意义。”在谈到亨利·尼尔（Henri Niel）的书《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中介》（*De la médiation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科耶夫受此书激发，为《批评》写了一篇文章“黑格尔、马

19 Jean Wahl, 1962, 《法国哲学的图景》（*Tableau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巴黎，Gallimard，“观念”丛书，第 170—171 页。

克思与基督教”）时，他补充说：“尼尔先生因此完全有理由在结尾时说，‘黑格尔主义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兴趣的东西。’因为事实上很有可能，世界的将来，进而还有当前的意义（le sens）和过去的意义（la signification）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我们如今解释黑格尔的作品时所采取的方式。”²⁰“教育”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将会指出，它说明了神秘科耶夫的某些方面；哲学家由此在他关于人自身的理论及他关于历史终结时期的否定性概念中看到了其本体二元论的困难。

科耶夫的作品、思想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独特命运，还有他的生命和人格，这一切都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如果我们模仿科耶夫本人的说法，那么，很有可能，黑格尔思想的未来，进而“地球人”自身的未来，其中就有赖于对科耶夫、对科耶夫的“秘密”（但这种秘密始终处在他的真理的边缘）的揭示。这个带着面纱、秘而不宣的真理就是他的秘密，而且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他已经在他自身中充分地坦露了这个真理，甚至使得它神秘化了，恰如他所希望的。而且，这也是他最终的反讽，因为只有在他死后，才得以让人除去面纱，揭示这一真理的秘密。尤其是随着近期他的《法权现象学纲要》的出版（日本人如今已要求把这本书翻译给他们的国人），应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他的秘密真理。

我们已经列举了围绕着科耶夫建构起来的种种神话。应该感谢拉普吉（Gilles Lapouge），他为《文学半月刊》争取到了对科耶夫的采访（科耶夫很少同意这种采访），早在20年前他就已经为我们揭开了科耶夫的大幅面纱。迨至那时，科耶夫一直被看作是一个马克思化的黑格尔主义者，他承认世界进程，准备为国家服务，以把“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整合到国家中，因为“有教养的理智和民众的法理意识都出现在这个部分”²¹；但拉普吉却在科耶

20 科耶夫，1946，“黑格尔、马克思和基督教”（Hegel, Marx et le christianisme），载《批评》，第3—4期，巴黎，第339—366页；亦参科耶夫1948年10月7日写给《现代》（*Temps modernes*）的一个批评者唐·迪克·陶（Tran Duc Thao）的信（该信由M. Roth在科耶夫的一本《批评》样本中发现，被J.-M. Besnier引用）。科耶夫在信中描述他对黑格尔的解释是“一部注定会撼动灵魂的教育作品”。

2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Robert Derathé译，1975，巴黎，Vrin。

夫身上发现了一个游戏者的形象：“锋芒外露、咄咄逼人，既轻松敏捷，又严肃深沉，既狡黠，又质朴”。他是一流的谋士，因熟谙国际经济文件，得以跻身于“那些取代旧贵族的国际精英之列”，他“踌躇满志”，受到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施瓦泽或富尔之类的人的尊重。大家都以为他的思想已经处于半停止状态了，但拉普吉却告诉我们，科耶夫为介绍和阐明黑格尔的知识体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思考。²²

但这次访谈并不充分。科耶夫的名声令人奇怪地与黑格尔的名声联系在一起。到1968年的时候，黑格尔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其实已经被怀疑为因循守旧了。这位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形象由此受到雅克·董的作品解构并开始恢复其原貌。²³他因而并不比科耶夫——这位众所周知的黑格尔主义者，即使不是一位经典的哲学家——更奇特，后者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属于主人的命运。但这种同化消除了科耶夫自身的独创性，尽管他有时也承认，在1933年至1939年间，黑格尔已经成了他的最著名、最受争议和最有挑衅性的化名。²⁴正因如此，我们的思想传记与不久前激发雅克·董关于黑格尔的作品的计划不乏相似性。然而，不同的是，科耶夫的生活比起黑格尔的生活来说更加动荡，至少在他年轻时是如此，而且他最后实际地成了一名投身实践、服务于国家自身之合理性的国家官员。但这两个人都经历了一个革命的年代，并试图理解这种革命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和世界意义，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地经历那些革命事件；科耶夫则是俄国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在这期间，他被莫斯科的政治警察关入监狱。科耶夫作为“共产主义者”

22 科耶夫，“黑格尔知识体系阐述”（*Mise à jour du Système hégélien du Savoir*），仍未出版。

23 Jacques D'Hont, 1968, 《黑格尔在他的时代》（*Hegel en son temps*），巴黎，社会版，第7—8页。

24 Aimé Patri 写了一篇敌视他的批评文章“主奴辩证法”，载《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第5卷第4期，1961年，第231—235页。在文中，Patri写道：“在黑格尔的化名下，作者（科耶夫）展示的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方式……”科耶夫在旁边批注道：“正见。”Allan Bloom在他的文章“哲人科耶夫”（载《评论》第117页，第9期，1980年春季）中引用了该文中颇有意义的一段话。Michael Roth注意到，在科耶夫一篇未发表的序言“哲学史与黑格尔的智慧”中，科耶夫写道：“最终，问黑格尔是否‘真的说过’我使他说的那些话这个知识问题似乎是幼稚的。”参M. Roth，“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终结，列奥·施特劳斯与亚历山大·科耶夫”，未发表，第21页，注4。